

结怨阮大铖

桐城方家是名门望族，人丁兴旺，文风昭然。方以智祖父方大镇，万历十七年进士，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少卿；父亲方孔炤，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曾官至湖广巡抚；母亲吴令仪，姑姑方孟式、方维仪等，皆颇有才气，都是当时有名的女诗人。

方以智自祖辈方大镇、父亲方孔炤起，都直接或间接与东林党关系密切，他也从小就养成了关心时事心怀天下的习惯，忧虑社稷，壮志凌云。方以智十四岁时，曾徒步到数百里外的考场参加考试，以此来砥砺意志，涵养浩然之气。

晚明文人结社，成为风尚。崇祯初年，方以智在父亲所建城郊泽园成立“泽社”，社中有方以智的堂叔方文，妹夫孙临，枞阳钱澄之等。泽社中的青年才俊，朝气蓬勃，往往慷慨酣歌，纵论天下大事。方以智曾自述说：“处泽园，好悲歌……好言当世之务，言之辄慷慨，不能自止。”

当时，桐城阮大铖是魏忠贤阉党余孽，崇祯初，魏阉垮台，阮即被列入“逆案”名单。方以智的同学钱澄之，与阮家有亲戚关系，曾加入阮大铖退居养晦时所创建的江社。经方以智提醒劝阻后，钱澄之立即退出。据《田间年谱》载：1632年，“方密之吴游回，与府君言曰：吴下事与朝局相表里，先辨气类，凡阉党皆在所摈。吾辈奈何奉为盟主？曷早自异诸！”

“吴下事”即指张溥、张采成立复社之事。“辨气类”就是要分清东林、复社与阉党界限，原则问题，形同水火，要旗帜鲜明。钱澄之辞退江社，转而参加泽社。阮大铖对此颇为耿耿，开始与方、钱产生仇隙。此处提到方以智在1632年的“吴游”，实际上，他就是在年到过南京，见到沈寿民。由沈寿民介绍，游苏州、松江，接触复社诸人，倍受影响。

此前，方以智就曾随父亲方孔炤宦游四方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此后的方以智，更是载书泛游江淮、吴越之间，遍访藏书大家，结识学友同道。在他的学友中还有西洋传教士毕方济、汤若望等。他阅西洋之书，学习了解西方近代自然科学，开阔视野，丰富学识。后来，毕方济追随南明，汤若望与满清合作，也都是杰出人物，也都来过南京呢。

1634年春，崇祯七年，桐城“民变”，23岁的方以智流寓南京，栖身之地就在城西一隅，原为茅元仪居所。此年，他在南京中举。来到南京之后的方以智更为活跃，结交天下名士，与黄宗羲、吴应箕、陈贞慧、冒襄、侯方域、顾炎武、沈坤铜、陈梁等人有密切来往。他曾有一首写给妻子潘韶的诗：

少年挟剑走江湖，近在秦淮傍酒垆。

难道读书千万卷，只宜努力作狂夫？

1637年，方以智等大会东林党被害六君子的孤儿周茂兰、魏学濂等于秦淮河边桃叶渡。方以智和陈梁曾写长诗纪事，为东林党扬声吐气，以壮声威。此时寄居南京的阮大铖，不甘寂寞，谈兵说剑，联络各方，希图再起，与方以智等针锋相对，彼此较量。

1639年，崇祯十二年，陈贞慧与吴应箕共同起草驱逐阮大铖的《留都防乱公揭》。公揭以东林创始人顾宪成之孙顾杲以及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为首署名，共计一百四十人，成为当

方以智南京遗踪

王振羽



方以智 资料图片

时的一大事件。千夫所指之下的阮大铖，悄然从城南石巢园隐藏到城外牛首山，不敢进城，以避风头。尽管方以智未曾在揭贴上署名，但阮大铖联想江社往事，方以智与这些人等往来密切，他不仅知情而且应该还是主谋之一，他就此对方以智怨毒更深，衔恨入骨。

辗转各地，出家为僧

1640年，即将而立之年的方以智进京参加会试，得中崇祯庚辰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。有人向崇祯帝推荐方以智，崇祯召对德政殿，方以智“语中机要，上抚几称善”。方以智此后在京任工部观政、翰林院检讨、皇子定王和永王的讲官。此前，方孔炤被提拔为湖广巡抚，直接面对李自成、张献忠，起初表现尚好，但因某次作战失误，被杨嗣昌弹劾下狱。

杨嗣昌也是官二代，为曾任三边总督的杨鹤之子，当时圣眷正炽，炙手可热。方以智揆情度理，为父亲辩白，叩头流血，无人理睬。但方以智一再求告，最终感动崇祯帝，其父方孔炤得以获释。

为谏议皇帝选贤用能，革除弊端，实行某些改革，方以智曾写有《拟求贤诏》《拟上求治疏》《拟上求读书荐人疏》等，以襄扶明朝中兴为己任，颇有使命担当之慨。他曾在《书鹿十一传后》中豪情满怀地宣示要“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”。他还曾与娄东张溥、云间陈子龙、太仓吴梅村、宜兴陈贞慧、贵池吴应箕、中原侯方域等主盟复社，裁量人物，讽议朝局，以文章誉望动天下，成为令人瞩目的风云人物。

1644年，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，崇祯皇帝自缢身死，史称甲申之变。方以智在崇祯帝灵前痛哭哀号，被农民军俘获，对他严刑拷打，“两髀骨见”，但他宁死不屈，始终不肯投降。

不久，李自成大败吴三桂，兵败山海关。方以智侥幸乘乱南逃，大难

不死。方以智在北京誓死不降农民军之事，传入江南，轰动金陵，有人把他比拟为天水一朝的文天祥。这一说法，大致也是导致后来他在惶恐滩头决意不再苟生的原因之一。

甲申巨变，方以智辗转奔向南明，投奔南明弘光政权。时在1645年，弘光在南京即位。阮大铖在弘光朝成为兵部尚书，气焰嚣张，跋扈飞扬，对大批东林后人以及复社成员进行残酷报复。大权在握的阮大铖“修怨欲杀之”，借口方以智在李自成破城入京后没有“殉节”，把方列入“从逆六等”中的第五等。方以智在南都无法久留，由陈子龙介绍，辗转避难广州，“变姓名，卖药市中”。

1646年，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监国，以方以智原官庶吉士相召，方以智不应，取名“三萍”，浪迹于岭海珠江山水间。桂王朱由榔称帝后，因父执常熟瞿式耜引荐，方以智参与拥立永历帝有关活动。在永历政权任礼部侍郎等职。但方以智很快发觉桂王政权朝不保夕，名不符实，内则门户纷争，奸人当道，外则与广州绍武政权同室操戈，兵戎相见。桂王更是胆小如鼠，稍稍闻听风鹤，即奔走靡常，凡此种种，使方以智心灰意冷，去意阑珊。后，方以智又被太监王坤诬劾免职，他不得不遁迹于湘、桂、粤西一带，“曲肱茅屋鸡同宿，举火荒村鬼作邻”。他有“西南更望层云黑，谁把新亭泪眼看”的惨痛诗句，足见失望之深。

1650年，清兵入广西桂林，瞿式耜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共同守城殉难。方以智潜往昭平仙回山“披缁为僧”。方中履随方以智入山，“父析子荷，父汲子炊”，饥寒交迫，食不果腹，终于被清兵搜出。满清马蛟麟反复逼降，“左置官服，右白刃”，让方以智选择。但方以智“趋右”，只得听任他为僧。他更名弘智，字无可，别号药地，去到梧州，在梧州云盖寺居住有两年之久。

伏地痛哭高座寺

1653年，方以智在此年元旦前后回到桐城南郊白鹿湖见到父亲方孔炤。劫后余生，父子相见，恍然如梦。安徽地方官要上奏起用他出来做官，他慨然说道：“匹夫不可夺志，出世人安往，不得涅槃也？”

就在这年，他重到离别十年的石城金陵，皈依天界寺的觉浪道盛法师。方以智“闭关”于金陵高座寺看竹轩，潜心撰写哲学著作。方以智在南京，躲进佛门，避开红尘喧嚣，本想以求清静。但普天之下，哪有桃源仙境？

方以智刚到南京，故旧刘阮仙奉当局之命就前来劝说他出仕满清。天界寺和尚觉浪对刘说：“人各有缘，拉得去是你的手段，站得定是他脚跟”。

刘阮仙知其意决难改，也就只好作罢。但刘尚未离去，吴梅村又来劝说。吴伟业是崇祯朝探花，往昔与方以智同朝为官，与方以智的弟弟方其义也有交情。已仕满清书院院侍讲的吴梅村亦奉两江总督马国柱之命，前来劝说方以智仕清。方以智作诗以明心迹，梅村先生读罢，怏怏而归。

1655年，方孔炤病逝。方以智自南京回家奔丧，追思过往，痛不欲生。1657年秋，方以智又到南京，却是为何？却原来，由冒襄牵头，在南京有一秘密聚会，受邀者多是复社后人。方以智、钱澄之、还有方以智的儿子方中通等参与此会。方中通更有“盟心不比西园集，结客还问北海情”之句，足见这不是一般的应酬交往。

大概就在这一年，钱澄之告诉方以智一件事情，令方以智肝肠寸断，五内如焚。《清史稿》就此说得明晰：

其闭关高座时也，友人钱澄之，亦客金陵，遇故中官为僧者，问以智，澄之曰：“君岂曾识耶？”曰：“非也。昔侍先皇，一日朝罢，上忽叹曰：‘求忠臣必于孝子！’如是者再。某跪请故，上曰：‘早御经筵，有讲官父巡抚河南，坐失机问大辟，某薰衣，饰容止如常时。不孝若此，能为忠乎？’闻新进士方以智，父亦系狱，日号泣，持疏求救，此亦人子也。”言论复叹，俄释孔炤，而辟河南巡抚，外廷亦知其故乎？”澄之述其语告以智，以智伏地哭失声。

方孔炤侥幸不死，却原来是方以智的孝义之举感动了崇祯帝。

1671年，方以智赴吉安，拜文天祥墓。此年冬，方以智为粤事牵连被捕，解往广东，途经江西万安惶恐滩头，时在11月8日，阴历十月七日，他因疽发卒于舟中。但也有学者称，方以智想起天水一朝文天祥事迹，感慨万千，遂于江西万安惶恐滩自沉殉国。

方以智一生正当明清交替之际。三十三岁之前，仰仗祖上余荫，轻衣肥马，潇洒自如；甲申之变后，流离天地辗转四方，从红灯绿酒到黄卷青灯，从人世到出世，艰辛备尝，生死忧患，堪比晚明张宗子。

《清史稿》说方以智“生有异秉，年十五，群经子史略能背诵。博涉多通，自天文、舆地、礼乐、律数、声音、文字、书画、医药、技勇之属，皆能考其源流，析其旨趣”。鼎革之际，一无可为。方以智把精力转入著书立说，也是百无聊赖才有此举。颠沛流离，资料匮乏，他以惊人的毅力，超迈的激情，世人难以想象的效率，终于写成《物理小识》《切韵声原》《医学会通》《删补本草》等书，著述400余万言，虽多有散佚，存世作品仅数十种，却内容广博，文、史、哲、地、医药、物理，无所不包，令人感叹。